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威音

第十一期



威音第十一期目錄

圖畫	論說	宗乘	釋經	專著	雜記	新聞
	聞能修尼步行入藏歸來感言	入佛指南	地藏本願經略釋	般若與業力	影響軒叢話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尼.丘比五之來歸藏西行旅步徒



論說

聞能修尼步行入藏歸來感言

西藏有「世界祕密國」之稱 漢人往者 亦甚不易 近年比丘居士 發願入藏學密者 頗不乏人 一則道途險阻 一則藏人固拒 多不能如願以償 昔日本河口海慧氏 備歷艱苦 入藏旅行 歸而著「西藏旅行記」一書 於西藏政教風俗 頗多稱述 日人亦極推崇之 其後大谷派人 續入藏者 歸國之後 亦皆有著述 記所經歷 於諸名勝異蹟 更攝影廣佈 於世出世法 足資參考者甚多 我國人見之 雖不免嫌其別有用心 然於國內民衆中 求得一二自動探險之士 深入祕密國 作有意識之訪求而成功者 決不可得 况於鄙儻混亂之佛教界乎 更何況於零丁荏弱之比丘尼乎 今者能修老尼 竟步行入藏返 捨一身以求法

冒萬死而不顧 不可謂非佛教界一大異事 惜彼等無詳明之記載 亦無有力者爲之宣傳 故不爲人所注意 且內地人士 雖口唱五族共和 實則漢藏之間 蓋不止秦越人之相視 至於佛教 亦雖自前清之初 大尊喇嘛 而喇嘛之教 至今與內地佛教不生影響 今人每曰「中國密教失傳」 其實西藏非中國之版圖乎 西藏密教 非至今承傳不絕乎 學密之士亦有嫌日本之密 多所附會 而欲西求藏密 以資參考者 國家既不爲之助 一般佛徒 亦不過新異視之 不見其重要處 甚至使其困死邊隅 可嘆也已 國家內亂不寧 執政者勞心于戈 西藏遠矣 不遑顧及 又一言及清初尊奉喇嘛之事 則必譏爲以宗教羈縻遠人 爲政治上之狡猾手腕 然而西藏以教爲政 及今如故 果何道以使全國之政治統一耶 既不 能將西藏於國外 亦不聞正常之政術 而徒聞政野新人 囂囂然「打倒迷信」「剷除麻醉的宗教」 嗟夫 猶幸西藏人之能自祕密其國耳 英俄之不得逞於其地者 或亦藉麻醉之宗教 有以固圍之耳 聞老尼言 學佛人無國界觀念 老尼之

入藏也 以朝五臺 朝九華 朝峨嵋 峨嵋所居之鄰 有漢人父而藏人母者 爲之述藏佛盛況 入藏途徑 遂志決焉 其入藏也 所歷窮山峻嶺 荒漠大澗 尙不足道 惟遇藏人 不以其女尼弱質而生憐 不以其萬里途遠而加助 而以其禮佛之誠也 時有悲愍之者 彼地嚴防漢奸 以其女子身 得稍寬假 然則老尼之入藏 非藉五族之共和 惟仗佛法之共信耳 及見活佛 活佛爲稱於藏人曰 是漢族之真學佛者 大學佛者也 藏人乃遇之益親 歸途多得助力 便利多矣 余聞如是 百感交縈 夫小乘經論 多謂女人不能成佛 小乘之律 亦以女人之障多而戒廣 大乘則否 然中國大乘學者 口雖唱女人成佛之論 行仍存比丘特尊之異 習慣所染 比丘稱大僧 尼稱二僧 二僧雖老 見大僧必拜 二僧不能傳法 不能傳戒 自外差別行持 不可贅述 日本相承 亦同如此 今則日本全國尼大會 大倡改革之論 要求住職傳授 一與比丘平等 此事議者有多說 或謂不合佛制 或謂弘法必當機 今之機女人其倡解放 尼亦應援大乘義 不容再事

束縛 此事所關者大 非可具論 回顧國內尼界 亦不易遽論及之 今比丘界
猶聞有一二能自支撐 應機奮鬪者 尼殊無聞 能修以中年出家 竟發願爲女人
現身說法 誠不思議 其西藏歷參所得 未足爲外人道 其堅卓不磨之精神 實
已足醒女人學佛者不少 當其入藏將發 羣來勸阻 語極危聳 尼飭從者五人掩
耳勿聽曰 毋亂爾心 旣入雪山 四顧茫茫 雪深及膝 數日不見一人一屋 從
者畏泣 老尼挈長徒 冒雪獨先 不稍反顧 夜則擁氈踞地 晨起視五人猶在
仍念佛而西 迹其行 實較河口氏行程尤難 其歸也 不能如河口氏影響國人者
大 爲其女身歟 抑諸學佛者之有會有社 不樂及於團體以外人之注意歟 惟滬
小報 一載其事 且評之曰 毅力可歎 迷信可哂 此余所以百感中重有感也
老尼真具正知見人 一切皆曰迷信 夫復何言

宗乘

入佛指南

(續第十期)

本論 (續)

第一章 大乘各宗述要

丁 主要的教義

〔三論宗〕

此宗依三部論而立宗 在三論玄義內說

「此之三部 同是大乘通論 故名三論 此之三部 同顯不二實相 故名三論」

不二實相 卽是一實相印 亦卽般若的本體 非言語所能形容 非思惟所能
取著 如中觀論觀法品內說

宗乘 入佛指南

「諸佛或說我 或說於無我 諸法實相中 無我無非我 諸法實相者
心行言語斷 無生亦無滅 寂滅如涅槃 一切實非實 亦實亦非實 非
實非非實 是名諸佛法 自知不隨他 寂滅無戲論 無異無分別 是則
名實相」

又如中觀論觀涅槃品內說

「諸有所得皆息 戲論皆滅 戲論滅故 通達諸法實相……
分別推求諸法 有亦無 無亦無 有無亦無 非有非無亦無 是名諸法
實相」

由上面幾段文義看來 就可知本宗所明的法義 在畢竟空的上面 而這個「
空」字 非是空有對待的空 乃是超絕空有四句 而無相無得的空 所以這個實
相空義 却很難以表示

諸法實相 在無所得的空上 若是一有所得 便是失了空義 迷了實相

所以實相的本體 雖不可說 至若破除一切有所得的迷執 自然也就顯現了實相的本體 所以此宗將欲顯正 必先破邪 破邪即所以顯正 一宗的宗軌 唯是破邪顯正 如三論玄義上說

「論雖有三 義唯二轍 一曰破邪 二曰顯正 破邪則下拯沉淪 顯正則上弘大法 振領提綱 理唯斯二」

破邪顯正的原理 如三論玄義內說

「源不窮 則戲論不滅 毫理不盡 則至道不顯 無源不窮 故戲論斯息 無理不盡 故玄道是通」

所謂破邪 即是總破一切有所得的見執 邪執甚多 略而言之 約有四種

- (一) 外道——實我的邪見
- (二) 毘曇——實有的執見
- (三) 成實——偏空的情見

(四)大乘人——一切有所得的見解

如是 內外的迷惑 悉皆破滅 大小的見執 莫不斥除 凡有所得 無不皆遺 此即謂之破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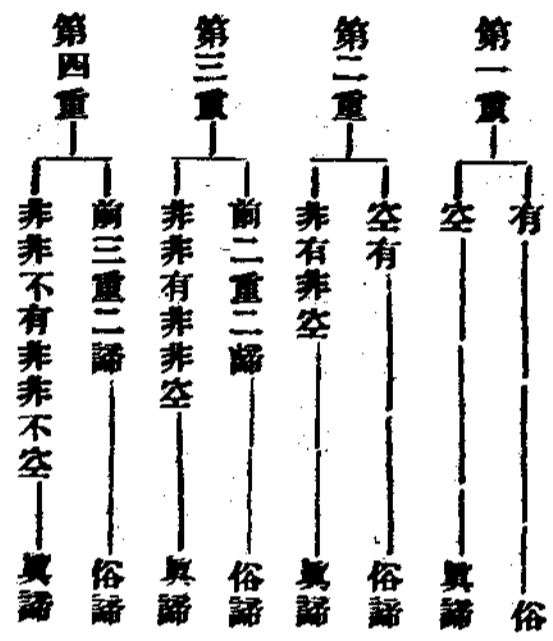
破邪已盡 無有所得 所得既無 迷執即遣 中道實相 於此顯現 雖顯中道實相 而此實相無相 言論不及 非有 非無 非亦有亦無 非非有非無 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 浩浩無寄 寥寥絕據 無以名之 強名顯正而已 以上所說 即是此宗破顯的大旨 開示諸法實相的教義 然此係就體的上而言之而已 若從用的上面 建立諸法 隨順眾生 而立有真俗二諦 如中觀論觀涅槃品內說

「諸佛依二諦 爲衆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 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法 不知真實義」

所謂二諦者 法體本空 說名真諦 萬法假有 說名俗諦 因俗諦故 不動

實際建立諸法 因真諦故 不壞假名而說實相 所謂「空宛然而有 有宛然而空」 又謂「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即是此意

此宗為欲澈底破邪 以顯發真空的旨趣 而立四重二諦



第一重二諦 即是對治愚人實有實空的見執 第二重二諦 即是對治成實論師假有假空的見執 第三重二諦 即是對治大乘人以依他分別為有 依他緣生為無

的見執 第四重二諦 卽是對治三性三無性的見執 如上四重二諦之中 各重真諦 同是表顯畢竟空義 但是破邪不同 而立四重俗諦 因此雖說四重 仍不出乎真俗二諦 又嘉祥大師說

「諸佛降衆生 故說二諦」

又說

「以寄緣故有二諦 以理實故泯二諦」

所以唯說二諦 本無二諦可得 此宗所說的究竟 卽仍在不可說的「空」上 將欲顯示實相空義 必先破邪 但諸迷妄 無量無數 概括言之 不出乎八所謂「生」「滅」「常」「斷」「一」「異」「來」「去」 此宗爲欲破諸迷妄 而立入不的法門 如中觀論內說

「不牛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

善滅諸戲論 我稽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

所破雖八 廣則無量 迷妄既除 真體自顯 所以入不二義 實爲此宗的根
本法門 如中論疏內說

「入不者 着是正觀之旨歸 方等之心骨 定佛法之偏正 示得失之根
原 迷之即入萬法藏 冥若夜遊 悟之即十二部經 如對白日」

如上所說 即是此宗教義的大概 至於此宗的歸結 即「無所得」 所謂「
無得正觀」是也 根據一實相印 從體的上而 以立教化 所以四句百非 一切
皆遣因之此宗 又稱爲空宗

釋經

地藏本願經略釋

(續第十期)

釋利益存亡品第七

此品所說 卽爲超度亡人 修諸佛事 使亡者永離惡趣 受諸勝樂 現存眷屬 亦得無量利益 故此品名利益存亡也

地藏白佛 衆生舉足動念 無非是罪 從纖毫間 便至無量 是諸衆生臨命終時 父母眷屬 宜爲設福 修諸佛事 如懸幡蓋 然油燈 誦經 念佛 乃至身死七七日內 廣造衆善 是諸命終衆生 永離惡趣 得生人天 受勝妙樂 現在眷屬 利益無窮 慎勿殺害生畜 拜祭鬼神 使亡人但結罪緣 轉增深重也

時會中有大辯長者 爲欲令衆生具明此利 因再興茲請問地藏

「閻浮衆生 命終之後 小大眷屬 爲修功德 設齋造善 是命終人 得大利益 及解脫否」

於是地藏具答其意

「衆生臨終 聞一佛一菩薩名 不問有罪無罪 悉得解脫

若衆生在生 不修善因 多造衆罪 命終之後 小大眷屬 爲造福利

一切聖事 七分獲一 六分功德 生者自利

是命終人 七七日內 如癡如聾 或在諸司 辯論業果 審定之後 七

日受生

是命終人 未受生時 七七日內 念念之間 望諸骨肉眷屬 興造福力

救拔 過是日後 隨業受報 若是罪人 千百歲無解脫日 若是五無間

罪 墮大地獄 萬劫受苦

如是罪業衆生 命終之後 眷屬爲修營齋 資助業道 未齋食竟 或營齋之次 米泔菜葉 不棄於地 乃至諸食 未獻佛僧 不得先食 如是設齋供養 志心勤懇 存亡獲利」

如上所說 雖並利益存亡 而慈惠所被 尤側重於亡者 於是爾時切利天宮千萬億那由他閻浮鬼神 亦皆發無量菩提之心

釋閻羅王衆讚歎品第八

上品既說切利天宮無量閻浮鬼神 發菩提心 此品卽說諸閻羅鬼王 承佛威神 乃地藏神力 當機白佛以讚歎佛法守護衆生之事 故名閻羅王衆讚歎品

是品大意 (一) 閻羅天子請問衆生展轉惡道未得解脫之事 佛具說之 (二) 惡毒鬼王及主命鬼王白佛當擁護善法衛護衆生之事 佛嘉勉之 爾時無量鬼王 與閻羅天子 承佛威神及地藏菩薩力 來詣此切利大會 時

閻羅天子白佛言

「世尊 我觀地藏菩薩 在六道中 百千方便 而度罪苦衆生 然諸衆生 脫獲罪報 未久之間 又墮惡道 世尊 地藏菩薩既有如是不可思議神力 云何衆生而不依止善道 永取解脫」

佛告閻羅天子

「閻浮衆生 其性剛強 難調難伏 是大菩薩於百千劫 頭頭救拔 如是衆生 早令解脫 是罪報人 乃至墮大惡趣 菩薩以方便力 拔出根本業緣 而遣悟宿世之事 自是閻浮衆生 結惡習重 旋出旋入 勞斯菩薩 久經劫數 而作度脫」

蓋衆生之業苦未能度脫 卽地藏菩薩辛勤化度未已之處也 然閻浮衆生 惡業衆多 於是有無數鬼王 化惡導善 衛護衆生 亦卽菩薩本願之所攝也 爾時有惡毒鬼王白佛言

「我等無數鬼王 遊行世界 爲善爲惡 名各不同 然是業報 多惡少善 然世人或有修毛髮善事 乃至少事供佛誦經燒香供養者 我等鬼王

當禮之如佛 勅諸小鬼土地 護衛是人 不令惡事病苦 入於其舍」

如是鬼王 雖名惡毒 然能發菩提心 擁護善法 故此如來讚鬼王言

「汝等如是擁護善男女等 吾亦告梵王帝釋令衛護汝」

所云「衛護汝」者 衛護是鬼王之菩提心 令不退墮也

又會中有主命鬼王白佛言

「世尊 我本業緣主閻浮人命 生時死時 我皆主之 在我本願 甚欲

利益 衆生不會我意 致令生死俱不得安

閻浮提人 初生之時 但當作善 增益舍宅 慎勿殺害 廣聚眷屬 飲

酒食肉 何以故 當產難時 有無數惡鬼精魅 欲食腥血 我皆令土地

靈祇 荷護子母 使令安樂 如是之人 見安樂故 便當設福 答諸土

地 翻爲殺害 集聚眷屬 以是之故 災殃自受 子母俱損

又閻浮提人 臨命終時 有百千惡道鬼神 接引亡人 令落惡道 何況

本造惡者 是諸眷屬 當設大供養 轉讀尊經 念佛菩薩名號 如是善

緣 能令亡者離諸惡道 尋卽解脫」

是主命鬼王 能行大慈 發是大願 於生死中 護諸衆生 脫非菩薩現身

焉能若此 故佛告主命鬼王言 「若未來世中 有男子女人 至生死時

汝莫退是願 總令解脫 永得安樂」 又佛告地藏菩薩 「是大鬼王主

命者 已曾於百千生作大鬼王 於生死中 擁護衆生 是大士慈悲願 故

現大鬼身 實非鬼也 却後過一百七十劫 當得成佛 號無相如來

所度天人 亦不可限量」也

前品所明 無量鬼神 聞地藏說 發菩提心 此品則說鬼王當來成佛 蓋

衆生與佛 相去祇一間耳 地藏神力 信不思議也

專 著

般若與業力

(續第十期)

第二篇 般若論(續)

第二章 大乘諸宗與般若(續)

第五節 中土禪宗與般若

吾人偶然步入一所叢林 隨喜之餘 若是一問其中的僧侶 所奉行脩持的是那一宗的法門 那時我們所得的答案 往往不容易聽到其他各宗的名字 而大都說的是「禪宗」 你看這禪宗 在中土佛教中 不是握着很高的權威 佔着很大的勢力麼

談起禪宗 也真值得研究 他的開山祖師 雖說是印土的菩提達摩 但在印

土 這一宗的法門 簡直是若存若亡 並沒有開宗立派 顯然和其餘各宗分庭抗禮 而自從達摩祖師在蕭梁時代將他傳入中國 却是風起雲湧 自成一宗 盛行於南北各地 乃至於佛教衰微的今日 而中土各大古剎 猶有流風未泯 遺教堪尋 這實在是一件可怪的事

當達摩祖師未到中國以前 中土已早有禪學傳入 後漢時代 就有一位安世高長於禪 所譯禪數經典在十種以上 其餘如後漢的支婁迦讖 孫吳爲支謙 康僧會 西晉的竺法護 東晉的竺曇無蘭 覺賢 姚秦的羅什 乃至於後涼的沮渠京聲 劉宋的曇摩蜜多 求那跋陀羅 陳代的真諦等 他們都譯了不少的禪經 同時一般學者 也多脩習禪業 其中師承可考知名於時的人 實已更僕難數 而系統不明不甚著名的人 更屬多不可稽 然則中土的禪學 達摩以前 已早傳入 何以本宗却奉達摩爲開山祖師呢

在這中間 當知這個「禪」字 實有幾種界說 我於今爲避免蕪雜起見 且

借著宗密大師的一段話 作爲解答

宗密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曰 「……故三乘學人 欲求聖道 必須脩禪 離此無門 離此無路……又真性則不垢不淨 凡聖無差 禪則有淺有深 階級殊等 謂帶異計 欣上厭下而脩者 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 亦以欣厭而脩者 是凡夫禪 悟我空偏真之理而脩者 是小乘禪 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脩者 是大乘禪 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 元無煩惱 無漏智性 本自具足 此心卽佛 畢竟無異 依此而脩者 是最上乘 亦名如來清淨禪 亦名一行三昧 亦名真如三昧 此是一切三昧根本 若能念念脩習 自然漸得百千三昧 達摩門下 展轉相傳者 是此禪也」

大抵安世高所傳入的禪 多屬於小乘 羅什所傳入的禪 多屬於大乘 其餘諸家 也都在前列幾種之內 惟有達摩所傳 直指心源 不立文字 頓同佛體

實慮亡寄 纔是最上乘的禪 纔是中土禪宗所傳的祖師的西來意 所以達摩實爲本宗的開山祖師

若從達摩祖師而上 更推求他的授受由來 則在印土凡有二十八傳 而最初的一傳 卽在大迦葉尊者涅槃會上的一笑 那時我佛拈花示衆 會中大衆均未能解 獨有大迦葉破顏微笑 佛因說「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 付囑於汝 汝當善爲護持」這便是本宗得法的起源 可知達摩祖師實在是傳的佛的心印

本宗以心傳心 不立文字 迥絕言思 這便是般若的最高境界 所以五祖勸人讀金剛般若 而六祖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而大悟 當知佛的心印 就是般若 更無別法 本宗所以能超出前列幾種的禪 也就是般若 更無別法 自達摩開宗以來 因着當機施教的方便不同 在那不立文字迥絕言思的教法上 也分出許多的派別 由五祖弘忍的同門 曾分出「牛頭」一系 及其弟子 又

分出「南頓」「北漸」兩宗 而南宗因爲傳承獨盛的原故 又流爲五 卽所謂臨濟曹洞潯仰雲門法眼等五宗是 臨濟之下 後又裂爲兩派 一爲黃龍派 一爲楊歧派 這便是有名的五家七派 可是各派至晚明多失傳 惟有臨濟曹洞兩宗 迄今繼承不絕

上述各派 禪風各有不同 如曹洞丁寧 臨濟勢勝 雲門突急 法眼巧便 潯仰回互等 又如曹洞究心地 臨濟戰機鋒 雲門擇言句 潯仰明作用 法眼先利濟等 但均在發揮的手段上說 至於他們的宗義 却仍然不能離開般若 不過所說有深有淺罷了 宗密禪師曾有一段批評 謂禪宗可分爲三

- 一 息妄脩心宗
- 二 泯絕無寄宗
- 三 直顯心性宗

今將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所發表的一段意思摘錄於下

專著 般若與業力

息妄脩心宗者 說衆生雖本有佛性 而無始無明 覆之不見 故輪迴生死 諸佛已斷妄想 故見性了了 出離生死 神通自在 當知凡聖功用不同 外境內心 各有分限 故須依師言教 背境觀心 息滅妄念 念盡即覺悟 無所不知 如鏡昏塵 須勤勤拂拭 塵盡明現 即無所不照 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 遠離慣鬧 住閒靜處 調身調息 跏趺晏默 舌柱上顎 心注一境 南悅北秀 保唐宣什等門下 皆此類也 牛頭天臺 慧稠 求那等 進趣方便 迹即大同 見解即別 泯絕無寄宗者 說凡聖等法 皆如夢幻 都無所有 本來空寂 非今始無 即此達無之智 亦不可得 平等法界 無佛無衆生 法界亦是假名 心既不有 誰言法界 無脩不脩 無佛不佛 設有一法勝過涅槃 我說亦如夢幻 無法可拘 無佛可作 凡有所作 皆是迷妄 如此了達 本來無事 心無所寄 方免顛倒 始名解脫 石頭牛頭 下至徑山 皆

示此理 便令心行與此相應 不令滯情於一法上 日久功至 塵習自亡 則於怨親苦樂 一切無碍 因此便有一類道士儒生閒汎參禪理者 皆說此言便爲臻極 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爲法 荷澤江西天臺等門下 亦說此理 然非所宗

直顯心性宗者 說一切諸法 若有若空 皆唯真性 真性無相無爲 體非一切 謂非凡非聖非因果非善非惡等 然即體之用而能造作種種 謂能凡能聖 現色現相等 於中指示心性

總觀宗密禪師所說 禪宗各派的宗義 不出此三 說者或謂第一爲有的禪宗 第二爲空的禪宗 第三爲中道的禪宗 而我說卽是「般若的證入」中的三種境界 所說雖有淺深 究竟不離般若

本宗的宗義 既是依着般若 本宗的行證 當然也依着般若 所以他說頓悟成佛 一超直入 卽佛也不立 更無位次可言 這便是從般若的本體上立足 至

於脩行方法 或看話頭 或專默照 但令疑情真切 却不許於文字言說上求 不許於見聞覺知上求 乃至不許於心緣知解上求 若果工夫精純 疑情不斷 一旦 磕著撞著 因地一聲 自然打破漆桶 心華發明 由是而破初參 由是而透重關 由是而透末後一關 一經澈悟 天下太平 這種脩法 就是使人契著般若的實相 以求證入實相般若 學者於此 必須深解般若理趣 方有入處 不然 蒲團坐破 還愁墮人葛藤 遇着明眼宗師 正當放子三十棒

本宗是大乘 又以般若爲根本 所以說 般若是大乘的根本要義

第六節 中土淨土宗與般若

在中土十宗裏面 有一宗 攝機最廣 施教最低 脩行最易 得益最穩 而他實能取得最多數的信仰 獲得最普遍的流傳 爲其他各宗所不及 這是那一宗呢 這便是以念佛爲脩法的淨土

本來諸經所讚 多在彌陀 淨土一宗所脩的法門 實爲諸佛菩薩所共尊重

以爲度生的善巧方便 無過於此 乃至於說「末法佛法滅盡 唯留彌陀一號 爲佛法種」 本宗在十宗中 或將如碩果僅存 也未可知

這是何以故呢 當知本宗的脩法 處處可以合着脩行人的意思 你恐自己的力量不及 他使用他力度你 並且用阿彌陀佛的無量威力度你 你恐自己的業力太重 他便使你帶業往生 到那清淨的極樂國 再行脩持以求解脫 你恐自己的脩行不易 他使用一極簡便的法門 只要一句彌陀 一念迴向 便可得度 你恐自己的得益不穩 他使用阿彌陀佛的本願作保證 一念洪名 必蒙接引 宏誓所在 決不能違 使你可以安心信受 像這樣的法門 又有誰不願皈依着他呢

禮拜持名 本學佛者所不可廢 想自從佛法傳入中國以來 淨土法門 必早已爲人所信受 但其中結社專脩 大弘淨土的 當以慧遠大師爲第一人 慧遠大師在中土佛教中 原有偉大的貢獻 爲學者所推重 他曾結一念佛社於廬山般若臺精舍 以白蓮爲號 入社者凡百廿三人 有僧有俗 有道安弟子 有羅什門徒

皆聞風仰慕而來 其中尤賢者十八人 世稱廬山十八賢 可謂極一時之盛

當時慧遠大師 並沒有開宗立派的用意 但期同願 無取傳承 千百年來

本宗雖流布日弘 却没有師資授受的系統 直到宋代四明曉法師 纔取異代同脩 淨業而功德高盛的幾位大師 立爲七祖 卽慧遠 善導 承遠 法照 少康 延壽 省常等七人 志磐依着他這一說 作了一部淨土立教志 後來明代雲棲弟子 又奉蓮池大師爲八祖 於是本宗遂有八祖的名稱 可是系統的傳承 終非本宗所重

本宗以念佛爲脩法 極爲簡便 古今緇素 多能信受 易行一門 每每樂道 但其中有兩要點 不可不知

(一)三無差別

念佛法門 本以普接羣機 愚夫愚婦 也應受益 但淨土的最上乘 必須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 不見有我念佛 不見有佛爲我所念 纔是大乘

菩薩的念佛 並且因三無差別 而後淨土即在目前 因三無差別 而後衆生同生淨土 所以道安造淨土論 說淨土穢土的異同 他說「不可謂一 不可謂異」 而世親菩薩往生論上所說的五念門 于禮拜 讚歎 作願 觀察 四門之後 還有一回向門 願自他同獲往生 就是此意 如若不然 徒然厭娑婆 忻極樂 了一己 忘衆生 那麼 本宗就應列入小乘 不是大乘菩薩道了 所以三無差別是本宗的根本原則

(二)一心不亂

念佛法門 本以易行爲上 隨緣稱名 也當得度 但淨土的最上乘 必須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 一切放下 觀想俱絕 絲絲歷歷 無縛無脫 霎時虛空粉碎 大地平沉 方知衆生本來成佛 纔是大乘菩薩的念佛 本來念佛也有種種的念法 如覺性念 觀相念 持名念等 又如和緩念 追頂念 禪定念 參究念等 均各有妙用 但無論何法 不外攝散念

而歸一念 轉染念而爲淨念 念到一心不亂 自知決定往生 阿彌陀經
上而說 「執持名號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
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亂」這幾句話實明示此種法門的祕要 所以一心不
亂也是本宗的根本原則

說到這裏 我當進而談本宗與般若的關係如何 有人說 以本宗這樣的淺近
勾當 固無須夫般若 我說 他又何嘗離了般若 我今試以般若勸着他 他所念
的佛和他所願生的淨土 不就是實相般若麼 他於佛而能念 於淨土而願往生
不就是觀照般若麼 進一步說 會得實相般若 而後能三無差別 會得觀照般若
而後能一心不亂 然則本宗不也是以般若爲根本麼

本宗是大乘 又以般若爲根本 所以說 般若是大乘的根本要義

雜記

影響軒叢話

歐洲自大戰後。學者不得不別求有理性之真實哲學。以決解人生問題。而佛教適合此之需要。故近年佛教於西方。甚見發達。大概西人謂佛教爲以哲學根據。名學公式。所演成之宗教。極斥神權。注重研究。其教義之高尙精湛。微特各少數教主。莫能與京。卽地球有史以來。任何人均未能爲此偉大之發明云云。

羅斯福於倫敦佛學會年會中演說。謂「我師默達衍。乃一上智之士。亦實一真科學家。彼曾爲一特殊試驗。我親見之。彼以高等數理及物理試驗人思想之性質。證明思想實爲以太間一種放射。彼又製成一儀器。人用此器。能自見其思想。雖彼以費絕。未能繼續精進試驗。而遂因此證明。近代科學與佛教實爲一致。科學與佛教乃屬一物。吾人愈深研究。愈

能確信。」云云。默達衍。印度人。聞公每謂科學愈發達。佛法愈昌明。於此益信。

日本東北大學印哲部。近乃有驚動全佛教界之奇聞。蓋彼印哲部。自巴利語之唯識論研究結果。謂三十頌全無原典。殆爲後人之附加物。因之賴耶緣起。根據亦壞云。此之研究。行將公表。果爾則不獨震撼唯識學。卽全佛教界。亦將起非常之狂瀾。今已有人。駁斥其說。謂縱然巴利語唯識論中。無三十頌。亦不足以爲斷定三十頌後加之明證。巴利語中無三十頌。與三十頌之造自何人。本不成問題。且三十頌於梵語原典有之。若謂巴利語所無。卽後人僞作。譬如今高楠博士。新脩大正大藏經。爲露西亞語所無。亦將謂之後人僞作耶。可笑已甚。聞公聞之。深幸國人。不擅梵文。亦鮮通巴利語者。雖無新之發明。亦免無謂之諍。近年日人。爬梳名相。整理教典。功有足多。而思出其位。辨入荒渺者。亦頗足爲後學病。自大乘起信論。非馬鳴造之說起。波瀾所及。國人拾其牙慧。亦致教界之棍捏不安者數戰。今則無聞矣。而又以唯識三十頌。非世親造聞。噫。影響軒前有老松。龍鍾萬態。蔭可半畝。四時蒼翠。已不知幾千百年。聞公時踞其盤根。指謂

山僧曰。斯殆不入輪迴者歟。山僧笑曰。印度學者。自昔以四生分有情發生之狀。曰胎生。曰卵生。曰濕生。曰種生。惟佛教不以種生之植物。入輪迴之範圍。故佛經之四生。不言種生。而曰化生。化生者。天人之類。如以神通力入變化身。是金剛經屢言。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而未嘗言若種生。君言其在斯。

阿闍婆吠陀。崇拜地母。崇拜朝暾。尙近人情。地厚能載。日光普照。猶可說也。乃至崇拜牡牛。真奇怪矣。其讚歌曰。

牡牛担天地。牡牛担廣空。牡牛担六方。瀾漫於蒼穹。

又歌曰。

牡牛。天也。牡牛。地也。「鳥以秀」也。生之主也。凡神與聖。自彼生也。

真不知其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矣。或謂自梨俱吠陀時代。以牛爲財產之主。漸至神聖視牛。遂爲後世「牛神聖說」之起源云。

學必有本師傳尙矣。獨於學佛不然。自世尊唱言。我無師保。乃至俗嘆非常之士。輒稱善根。

所發。道不遠人。理固如是。漢晉之世。聖教初來。典籍未備。先哲有暗與道合者二事。最不思議。一則道安之首唱釋氏。一則遠公之創談法性也。四河歸海。猶識其小。佛性常住。發明者大。遠公本傳云。一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嘆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而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理合。豈不妙哉。一至於遠公與什。文書往復。交相讚美。遠公比什以滿願龍樹。什擬遠公以護法菩薩。兩賢會心之處。誠有足爲千古美談者也。

新聞

國內之部

能修尼自藏回申之談話

西藏在丙康省之西。向有秘密國之稱。道路窈遠。言語隔閡。吾國男子。旅行其地。甚爲罕見。不意竟於五比丘尼見之。可謂開吾國之新紀錄。而彼勇往直前之精神。不得不令人佩服也。五比丘尼。均廣東順德人。領袖者今年六十二歲。名能修。三十五歲時。在廣東新安觀音山靈雲寺出家。志切朝山。不憚跋涉。國內各大名刹。強半有其足跡。五人中最幼者。年二十五六。彼等子民國八年。由上海乘

船溯江至南京。渡江後。步行經安徽江蘇山東河北四省而至北平。居彼中兩月。繼續向西進發。身旁既無分文。亦無乾糧。沿途乞食。經河北山西禮拜五台。復由陝西西安。穿行四川全省。親拜峨嵋雞竹等山。再由打箭爐西山殿。頂禮膜拜。西向拉薩前後所經。不下七十餘站。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蓋印于其度牒。以便通行。川軍楊鄧諸軍長。雅安道孚康定鎭遠稻城甘孜各縣知事。四川西康兩省佛教會會長。均於其牒後署名。途中大半步行。間以牛馬土車代步。渡水登山。均皆赤足。經過不少繩索橋樑。橋長數千丈。只容一人行走。懸空繫置。

甚爲危險。經過藥山。滿山皆藥。過者多氣呃不能
遣。彼等冒險闖過。至雪山時。大雪數日。數百里
無一人跡。亦無村舍廟宇。彼等咸支帳蓬。臥於雪
中倍嘗困苦。始至拉薩。達賴喇嘛。嘉其萬里來朝
聖地。親自接見。頒給柱杖。長約英尺五尺六寸。
爲烏木所成。雕刻極精。文彩耀目。與真金無異。
彼等頂禮已畢。在藏略住。仍步行經西康返川。行
至湖北宜昌。爲怡和公司襄和輪船執事所知。特予
免費。載彼等五人到滬。至一尼庵暫住。將以怡和
他輪免費載其返粵。以五比丘尼。經歷十餘年。步
行數萬里。備嘗艱苦。卒達目的地而歸。已大可驚歎
。尤奇者。彼等既無地圖。又無指南針羅盤。凡旅
行家不可須臾或闕之物。彼等均不恃焉。且彼等在
長途中。除粵語外。并國語亦不知。各地方言。

更非所語。但彼等到拉薩後。已學得西藏文經咒不
少。能操最流利之西藏語矣。洵異事也。本社記者
。聞彼等到申。特往訪問。延至社中。請彼演講。
能修因述。于中年出家。因深感女人痛苦。發願廣
度女界同胞。是以遠涉山海。訪善知識。于固不諳
字者。常自普陀。負六十華嚴。北登五台。既不能
誦讀。乃於佛前涕泣長跪。一旦若有悟焉。遂得留
覽竟業。并誦法華般若金光明諸經。西藏之行。亦
可謂得無所得。勝事機緣。不一具述。于本欲留藏
不歸。二三同行。謂如不歸。有違初願。今經滬上
。稍事摒擋。仍將入印。于有切勸。與諸善女人
者。以于經歷。深信女人必能成佛。雖云女人多障
。亦不過要女人發大心耳。亦唯女人苦惱。多於男
子。故女人發心。必誠切於男子。女人當自念其苦

。費亦自必誠切云云。

平湖雙塔蘇州雙塔之存毀

浙民政廳長朱家驊。迭據平湖公民沈蔚祺等。旅滬湖紳王一亭吳京馮衡等。旅京平湖同鄉湯又新等。呈請保存北寺前唐代雙塔。同時又奉省令。准省黨部執委會咨請飭縣拆卸雙塔。以利新政云云。經已令知該縣長方立併案查明具覆。以憑核奪。頃悉國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以平湖雙塔確係唐代建築物。核與內政部所知之保存古物古跡條例相符。實有重加修理。予以保存之必要。除樂助百金。為修理之費外。并以私人名義。於昨日由京致函朱廳長。請縣修理保存。又旅滬湖紳王一亭君亦樂捐一百元。尙有陸續捐輸者。至平湖父老。已認足一千元。

新聞 國內之部

呈准浙民廳後。即行動工修葺。惟旅滬湖平同鄉會。頃聞主拆者。又呈縣請拆。中有平湖日報。竟特著評語。中有拆塔事。既經黨部議決。咨省執行。斷非內政都省政府民政廳等所能變更事實。更非王一亭等所能規奪需要等語。爰急電民政廳。請電縣制止。並查案興修。以保古蹟。而重公意。民廳電覆云。查此案已電飭該縣長。在未奉令准前。不得擅拆。

蘇州城內雙塔。宋雍熙中王文罕所建。為姑蘇著名古蹟。今奉黨部命令拆毀。不久蘇州。將不復見此雙塔影矣。

徐州發現隋代石幢

徐州拆城。已於五月十日舉行。南門城樓東邊地基

三

。係劉鏡秋購去。是日午後。工人正在掘土。覺下有
有大石一塊。迨掘出。見係石幢一段。略加拂拭。
見上有字跡。監工劉永瀛。知爲碑碣之類。暫爲保
存。次日。經金石家某君前往辨識。始知爲隋代石
幢。石幢最上之一段。高約尺許。係被毀斷者。凡
八稜。六面均鑿有經文。一面鐫石幢名。計九字。
分三行。第一行爲「大隨求」。二行爲「陀羅尼」
。三行爲「之寶幢」。其經文首句爲「佛說……」
「陀羅尼……」云云。惜開掘時。被工人毀爲三塊
。現已由圖書館合成。安置在古物陳列室內。以供
衆覽。十一日又在該處掘三段。較第一段尤不完全
。掘出後。劉即攜往家中。刻經李館長前往商請。
將此三段。仍置館中。以求完璧。已得劉允諾。不
日即送往該館。自石幢發現消息傳出後。徐地緬流

居士及考古金石家。均爭往該館陳列室參觀云。

湘省寺廟擬一律籌備補習學校

湖南教育廳長黃士衡。爲注重民衆教育起見。特令
各縣教育局。對於各該縣內。各寺廟等。務須籌設
民衆補習學校。以普及教育云。

西康活佛抵平

西康松明呼圖克圖羣曼降活佛。五月十九日。由
西康來平。寓於蒙藏委員會駐平辦事處。聞西康奇
年勵志屬北平分部。以該佛爲西康活佛首領。西康
與中央之關係連續。該佛斡旋最力。今已來平。又
值黨國更新之時。勵志屬北平分部。特於廿一日。

下午五時。在中山公園水榭。開歡迎羣覺降錯大會。
。俾詳悉西康近况云。

國外之部

日本新編密教大辭典

日本近代研究密教書籍。出版甚多。明治年間。曾發行祕密辭林。然未攝盡名義。早已絕版。今東寺佛教大學。重編密教大辭典。積六年精纂。次第編成。其第一卷。年內即可出版矣。

日京智積院舉行神祇灌頂

日本神道。民衆篤信。今勸修寺門跡和田大圓師。於六月間。講傳慈雲尊者相傳之神道。并擬七月四日起。嚴修神祇灌頂。此同爲日本一祕密大事。尤

新聞 國外之部

難逢之勝會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發行

威音第十一期

經理兼編輯 謝畏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卡德路八十六號

電話三六〇四五號

印刷處 良晨好友社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

電話一二三三八三號

表 目 價				零售 每冊一角 大一洋
定		預		
全年	半年	每月	時期	冊數
二十四元	十二元	二元	價目	在內
二元	一元	二角	郵費	

表 目 價 告 廣			
尋常地位	著述後面	封面底之後面	地位
十八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圖
十元	十六元	二十元	半圖
六元	十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郵票代價通用唯以半分一分為限